生意·熟性

昨天說起了一個「TAKE」字，已經解釋過「第幾次重拍」與「休息多少分鐘」，都可以用這個字來代替。

如「TAKE THREE」多半是「第三次重拍」（指一個鏡頭），而「TAKE FIVE」則多半是「休息五分鐘」之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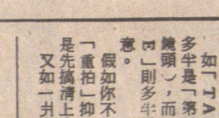
假如你不太清楚，那究竟是指「重拍」抑或「休息」，頂好就是先搞清上文下理了。

又如一爿商店，每天的收入有多少，通常亦稱爲「TAKE」，則不大可能會有用到這一個字的時候。

有些時候，這個字就變得是不大正當的了，假如說，有一種生意見不得光的，需要花錢走後門。

那麼收錢令人從後門逃這份子，可說是「THE'S IN THE TAKE」。

這個人已經收過「熟性費」，也就如許多香港人都懂得說的那句話，是「佢識做嘅啦」。



客窗隨筆

判強姦去勢亦經天地義

美國南卡來羅納州有自十九歲至二十三歲的三男青年輪姦一少女，被官判去勢或坐監三十年；被告律師認爲去勢「殘忍」。電訊語焉不詳，當是指罪犯于兩者中可選擇其一吧？在回教國家，有對偷窃犯判斬手者，以儆效尤，也沒有什麼不妥的。目前內地對判死刑處極刑，亦屬必要。我還感到輪姦少女的罪犯祇應判去勢，不能以坐監三年來代替，被告律師說「殘忍」，輪姦三少女還加毆打不亦殘忍乎？以「殘忍」還治殘忍，這是公平！如果全世界的法律對強姦罪犯都判去勢，嫖女們受到保障，安全得多了。

或曰：美國也會偶有強姦男人案件，對這種女犯又如何？其實在美國也極少，在飛女中亦幾百萬分之一而已，她們都仗人多而逼一男子就範。男女生理不同，女性無性的興奮時，可令男性達到強姦這目的，女性要強姦男性，對方若無性的興奮絕對不能成功。可能女性想辦法來令男性興奮，男性祇給她們打死而與遷旋，則比諸女性受強姦固還有合作意味，情形正如香港匪徒搶劫金舖高呼「合作」，而金舖中職員也乖乖地把幾盤金飾取出，在匪徒眼中，他們是合作了，美國飛女們強姦單身男人，也是如此。這種事情在他國絕無，則亦不必特立奇怪的刑罰來對付的。男性強姦女性太普遍了，最近大陸被槍決的罪犯中即有，但願全世界俱宮之耳！

海角曉吹

說了再算

有朋友說，曹廣榮處長一方面「担心」有朝一日「傳播媒介對政府又僅會歌功頌德」，另一方面以身作則，對「政府」歌功頌德」，不是「食君之祿，担君之憂」這樣簡單，而是「觀點與角度」的問題。

朋友的理由是，曹廣榮處長主張「行而後三思」，認爲這是「人類的天性」，主張「未聆取所有事實便發言」，所以，他不必待「對政府口誅筆伐的尖銳評論」突然消失無踪，傳播媒介對政府又僅會歌功頌德。

朋友的理由很充足——根據曹氏「行而三思」的所謂「天性」和所謂「未聆取所有事實便要發言的傾向」，他說話前，自然是不動腦筋而信口開河了。做了說了再「三思」，就是曹氏哲學。由此可知，他對「諂諛途徑」不加調查研究亂讚一通，明明是「有名無實」，却把它吹得天花亂墜，無非由於他是主張「行而後三思」的人。

朋友一言驚醒茗翁——以後對曹廣榮處長所說的話，至多信一成。

醒詞

五絕二首

伊雲志「代表」何人！

他爲英使節，代表港華人？
信口開河了，當然必有因。
腦若花崗石，可憐約翰牛。
今天還死硬，難道想穿頭？

港九港物

士戰由自

胡亂雨先生告訴我亞八，一位久無來往的朋友林先生發生家變。在香港，家變已不算是什麼變了同事，尤其在娛樂圈子什麼大驚小怪呢？胡亂雨道：「阿林一向服膺自由，他自己稱爲『自由戰士』，他平日想做就去做的，但最近他却給太太氣得暴跳如雷了。」我亞八插咀道：「太太幹嗎令他暴跳起來？」胡亂雨道：「阿林本來沒有什麼會令他生氣的，因爲他一家人都是烏烟瘴氣，他自己固然滾個天昏地暗，他說道是他的自用，別人管不得的，太太也不能置詞。但他太太比他更愛自由，兒女也有樣學樣。有一個時期，阿林曾經驕傲地對人說，他們是一個『自由家庭』。但最近却叫阿林忍受不了。他的兒子涉嫌販毒兼有龍陽癖，被送了入感化院，女兒也跟男友跑了，最令他生氣的是太太大了肚子。」我道：「豈非老蚌生珠？」胡亂雨道：「阿林也如不相信，責問太太此子何來，結果兩口子就此開翻啦！」阿林愛自由，夫復何言？

話說新聞

人·鬼·馬

事實上是這樣的，有那麼的一個深宵，病房夜闌人靜，孤燈如豆，突然你發覺你自己像一縷輕烟的嫋嫋上升，你的身體你的器官你的毛髮都不是屬於你自己的，當你意識到這是死神降臨時，很可能已是疲勞氣喘，呼吸窒息，欲叫無從叫，就此一去不回了。還好你終於叫出聲來，還好你嚇得滿床屎尿，這是機能未死，命不該絕。當我吁吸恢復暢通時，床前的李醫生曰：「你幾乎死。」其實情況不致如此嚴重，李醫生想我戒烟，始出此善意的恫嚇。然而，當時我確有死亡的感覺。有著險死還生的驚悸。生命是這樣的脆弱，致令醫院像活死人的墳場，醫務人員像墳場的活死人。接着在留院期間，看到過垂死的病人，已死的病人，還有應死而不死的病人。在九龍病人的家屬說，沒對一個病人的家屬說，沒應死而死的病人。吧。在敏危急的時刻，洗手間前不知怎的忽然脚底一滑，就此連靈魂也跌離了軀殼。死生有命，人生受着宿命的支配，好像冥冥中有所注定，由於是自己的切身體驗，益覺可信。（三）

醒詞

「內經」有關消渴之記述

從司馬遷的「史記」中指出司馬相如病患消渴；又從魏武帝著之「魏略」中記述卞蘭也是病患消渴而死。可以推知，在漢代時或更早時已有此病之記載。

我國現存最早之醫書，當推「黃帝內經」，其中涉及消渴病之記載，雖有好幾篇，但和現今之糖尿病有相似者，只有「奇病論」篇中之記述。

奇病論中說：「夫五味入口，藏於胃，脾爲之行其精氣，津液在脾，故令人口甘也！此肥美之所發也，此人必數食甘美而肥也。肥者令人內熱，甘者令人中滿，故其氣上溢，轉爲消渴。」

這一段文字闡明消渴病多因其人好食甘美肥膩之品而得，會使人覺得內熱、煩渴。此外在素問、靈樞篇中，也有談及上消、中消、下消等病症，後世於是有三消之名稱。

有醫聖之稱的張仲景，在其所著之「金匱要略」中有專篇談及消渴病，但消渴病篇中又混雜有其他疾病，不屬糖尿病範圍者。

現在一般醫家所引用者，是如下這一節：

「男子消渴，小便反多，以飲一斗，小便一斗，腎氣丸主之。」此外，有兩節論脉象的，也和消渴病有關。

其一云：「趺陽脉浮而數，浮即爲氣，數即消穀而大堅；氣盛則溲數，溲數即堅，堅數相搏，即爲消渴。」

其二云：「趺陽脉數，胃中有熱，即消穀引食，大便必堅，其便即數。」

醒詞

此情可待成追憶

平生最感受到人情溫暖的經歷，是最難忘的香川縣笠井牙醫父子的一家的熱情歡待。日式早餐，用漆盒盛白米飯。日本米微帶軟白晶瑩，無菜亦可食一碗。數十年不見的香滑肥厚的「寒菌」，雖清晨七時後，很快便吃了一碗。

少奶上樓來看，老醫生向她說：「好鎮意我們的冬茸，吃的好香。」少奶見碟中已盡，忙拿了碟子下樓，再添一碟上來：「好多地方都」〔了〕了。」紅日透過瓶花碧葉，十分搶不得此老的豪爽誠摯。我說：「可能貴處這兒是松之國吧？」（按：「國」即「鄉」，國即家鄉，吾輩人可以深思。）

如是我聞隨筆

陸天壹

銅筆簡聯婚的小墨禮盒慨然相贈的往事。今伊藤九十餘歲，或已仙去。頓感遇合不易，二十年後，笠井老醫生與我尚能重見於人間世耶？思至此，悲從中來，不可斷絕。上週收到他大包相片及一對全用敬語之手書。並簽了「全家族」（日稱家庭之家，爲家族）的名字。殷殷致意：時短情長，企候再臨，翹首遙望，重圖一醉。「人生不相見，動如參與商。今夕復何夕？共此燈燭光。」少陵之作，悠然來襲，情隨境遷，人海花花矣。時樓下喧聲傳來，車已至矣。老人偕其子婦三人，送至街上握別道待慢，余亦揮動謝禮